V
.K711.82
L961

册:2/上

善教得民心　　笪重光

教之終異于政者以其所得于民者深也夫君有得於民亦唯此心耳而必歸之善教則政教之分於是益明矣且以法而取于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匿之矣況法必有所不及也古聖王知其有所不及每存其大略而深之以化權使天下之所以不吾匿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取亦其中有所不忍匿而已民畏得財善政之效止此哉今人思善教矣上之樂為其上者以得民一日之奉而不徒為其君然獻以身以外則或隱以身以內雖上日有望於下未必如所望以酧之艸埜自有性性每難同惟正之供與我君王矣上之易取其下者以民有自動之良

○道○得○委○曲○深○至○

○借○財○字○出○得○字○雋○妙○

580875
SEP 18 1940

而不屑居于薄惟不迫以尊之勢則自須以卑之忱即上非有期于下卒且逾所期以報之愚賤豈無隱微竟可如方物之獻致諸我后矣是知得心之效非善教莫與者民之自私其心我無一二而求民什伯民將疑之即我有一二而求民什伯民亦將疑之謂我持于幽獨者切也

（宕軼可喜）

鼓舞之朝未嘗有急取于民之意凡設之黨庠術序者亦惟使共見吾君吾相之精神而民已陰驅而不覺民有胸臆不生富厚而生忠愛民有寤寐不羞郊遂而羞室家向之弟不能為兄移子不能為父強者今也樂我君誨矣又誰敢貳焉民之不竭其心我無以動之民將私之我即有以動之民猶將半之懼我致其篤誠者少也胥匡之王未嘗有求

（真摯語令閱者移席）

（緊對上句說）

勝于民之思凡卒以保傅師儒者亦惟使咸喻啓之沃之之意指而民已羣感而不疑君厚者無薄民中藏可貺君厚民者民益不薄朴遨可將向之飢不以易吾食寒不以易吾衣者今也師我君德矣又胡能背焉或曰叔季獨苦無財耳心何嘗不在哉式月斯生之世民反願以此無用之心輸之以寬旦夕之誅求則心似乎易收者夫心似易收而未可必得者也上下相愚以術而相蒙以情民心終吝而不出其無忘君子之教思哉或曰惟財可以贈予耳心曷持以予哉征求無擾之時民或未盡以此區區之心矢之以見閭閻之效順則心似乎難見者夫心似難見而寔可竟得者也君民相維以道而相投以誠民心自樂而無

（翻論悚切）

（得心甚難）

（剖改善教）

（峭劲）

（得又甚易二意乃圓）

他其斯為王人之教成哉以視政之得財者善之相去何如也

俱借上句托出精思不但得字警動正是不如結煞處精采煥發亦足為分野光芒

善教　笠

人之所不　全　　俞鐸

觀知能之達于天下唯其良而已矣蓋人唯有良能良知也則愛敬之中仁義存人可不保所為良能良知乎且自善惡之說不明而人之交錯于心性中也心忘其本性失其故天下于是乎無達道而聰明才技日紛紛而不知返夫人孰不有其良者而有能而不自能反日以能鑿之有知而不自知反日以知擾之則不知不能何足病而知能之害吾良也久矣顧安所得良能良知者以示天下乎不知人各有良能即其所不學而能者是人各有良知即其所不慮而知者是蓋良之發用有

是王血子此章緣起

萬往雄其浩氣宜行

良字原流體用都明人所不能道然天能不可久也自然不可希也

才無小無大皆天機之廣運而不可窮良之根本自性不勉不思皆人

其皆已透矣

心之自然而無所事天下何人無不學不慮乎則何人無良知良能乎

段落融化无痕

而人尚不之察盍自孩提稍長觀之孩提稍長人鮮不以為良而未必

人都只說得良知

其知之能之也然自其知愛也知敬也則良知也知愛而愛其親知敬

誤看無能字也此能潛出

而敬其兄也則良能也即愛其親敬其兄似可以學也慮也而無不愛

只在無

不兩字拈出良字

無不敬則所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也所謂良知良能如此然則天下之

老華

此一段所見瀾大非經生兔園冊中語亦非專行數墨指摘觀

大聖人禮樂教化之所在無非所以保良心不失其赤子者也顧兢兢

類者所能解

唯孝弟是謹亦以君子至德要道無得而踰焉者耳其親親也非但愛

之已也是乃所謂仁也其敬長也非但敬之已也是乃所謂義也自一

人親以推之天下人之親一人敬以推之天下人之敬則親親長長固

不同而仁義之事不必大人而能之矣豈非立愛立敬之本皆合于天

表裡洞然無復疑滯直知而銘正蒙所言粗迹無非精粗

命之性之自然而經緯生焉性命正焉從此推廣而察識之固有始家

結出立言本義

邦終四海率性而行而遂成天下之通義者乎然後知仁義為外鑠者

補出言外滲漏

皆不知親親是仁敬長是義者也而有良而不知保則又不能由學以

歲于不學由慮以全其不慮雖不學不慮亦終不謂之知不謂之能也

悲夫

兩良字只在無不知愛敬看出無不兩字便是達之天下上下一片

說得痛快室明人即有其胷眼無其手口只為當時不明仁義之

實反以為外鑠無復于孝弟用功者故孟子為指其固有之良使之

保守擴充以全其本然其重在點醒故不及用功非謂惡學慮之害良而欲廢之也文能補出學慮真有功吾道之言足以破正嘉以來邪說之妄

人之所　俞

人之所不　全　李鴻霆

即愛敬以明知能之良而知仁義非外求也夫愛親敬長此無待於學慮者也而仁義即於茲見焉不有以識人性之同乎且自性善之說紛而仁義之原亦晦是未取夫生而有之與推而準之者一重思之也為之顯喻以至切之旨而知敦倫者之有其全量夫乃確然信人性之善為足據而仁義之理果不外斯而得也試言之天下之事有學焉而後能不學而不能者矣甚有學焉而或能或不能者矣天下之事有慮焉而後知不慮焉而不知者矣甚有慮焉而或知或不知者矣然均非所論於良能良知也若夫以家庭敦朴之行而發于至性之不容已固有

發凡的確

以補為翻觸手靈動

無俟黽勉而順天以動已隆其事于無加者其能也良能也以倫常懿秉之情而出于天命之不可解固有無俟思維而率性以往已成其理于不易者其知也良知也觀之孩提之童而有不愛其親者乎夫使親而有愛有不愛此猶俟乎學慮者也迨觀之無不知愛而謂尚煩學慮乎及其長也而有不敬其兄者乎夫使兄而有敬有不敬此猶需乎學慮者也迨觀之無不知敬而謂尚煩學慮乎由一念之知愛而推之無不愛是即仁之所由出也天下有不仁而不愛親者矣未有愛親而不仁者也吾固于不學慮之初而知敦仁之用即見諸愛親中也故曰仁也由一念之知敬而推之無不敬是即義之所由著也天下有不義而不敬兄者矣未有敬兄而不義者也吾固于不學慮之始而知義用之原即見諸敬長內也故曰義也今而後務孝弟之本即可以得仁義之寔矣此無他由親親之達天下者信之也由敬長之達天下者信之也世有不悟仁有不悟愛親者乎但使各親其親而仁無他岐矣世有不明義有不明敬兄者乎但使各長其長而義無異旨矣此人性之所以稱善而仁義之非外求也

花題之畦町為文之筋節風水相遭天成綺縠有不煩繩削之工

人之所　李

及其聞二　四句　吳三錫

善以相感而神、大舜有異焉矣、夫言行善之感于外者也、而非足于中、安能相感若是乎、沛然莫禦、舜所以異人耳、且天下兼衆善而成其善者必無善之可見者也、使有善之可見則天下之善不入矣、抑天下能得善而成衆善者必無一之非善者也、惟無一之非善則天下莫非吾善矣、如舜之深山無異、泯至善而遊乎虛、弗留一善于中者也、亦涵至善而居其全、寔備萬善於心者也、雖然、一善弗留則天懷澹漠外至之物不足入其淵衷矣、何有於言、何有於行、萬善實備則中藏懿美、問學之功不能益其高深矣、何有於善言、何有于善行、且也具萬善于一

（陳爽可善題義容然）

（四句蓄題之正面）

翻空以蓄及其之勢

善之中而不見其多存一善於萬善之中而不見其少小物之勤不能役其神明矣何有于一善言一善行不知善之無乎不有而若無一有者當其未聞也善之無乎不得而若無一得者當其未見也及其聞而聞何若乎豈猶若向之未聞者乎及其見而見何若乎豈猶若向之未見者乎天下蓄之不深者其應之必竭預執一善於中則所蓄已淺安能應之不竭乎舜之心虛〻則見理之盡而無一理之可執則天下之理能入矣觀理之同而無一理之可擾則吾心之理亦出矣以吾心之全收天下之偏雖以一端觸之而皆可以全理歸之也天下有理之歸焉若是者乎天下存之無本者其發之必盡驟接一善於外則所存有幾安能發之無盡乎舜之心明〻則萬物日藏於吾心而無一物之可蔽則無外之非內矣吾心日流於天下而無一物之可滯則無內之非外矣以吾心之合受天下之分雖以百端感之而皆可以同源赴之也天下有源之赴焉若是者乎若是乎一善弗留而無一善之不趨也則其無一善之不趨者何若也若是萬善寔備而無萬善之不協也則其無萬善之不協者何若也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此題須倒縮不是趕注若決江河二句原在上文四句中至此方見上四句中聖人全體是善耳他文亦解頓跌及其却多做成兩截

及其聞一　禦也　李嗣真

虞帝應善之遠極擬之而如見其心焉蓋舜心之善不以聞見而有未始不以聞見而動也江河之喻其心如見矣今夫人中無所得則應感（御于及其二字前着眼）未必協于心即其中有所得則倉猝亦未必洽其理惟心裕于無所遇之之先而始融于有所遇之之際則投而即合之機有罕譬而得者如舜之無異於野人也亦何嘗期於言行哉凡事之有所期者即有可預（及其二字生動）猝然而投之亦甚無可預矣正即其無所預者以覘聖心之感通凡事之有所備者即有可持無意而出之亦甚無所持矣正即其無所持者（只倒）以觀聖心之純備舜惟無所聞則已及其聞一善言而若有異善不盡

于言而言傳之善更不盡于一言而一言又傳之夫人而誰無聞也聞之而未必無所凝滯也舜則有洞其理於靡遺者矣不必前有所迎不必後有所距是人之聞善于言者舜則聞善於心也聞善於心而曾有凝滯焉否耶無所見則已及其見一善行而若有異善不盡於行而偶與行遇善更不盡于一行而偶與一行遇夫人而誰無見也見之而未必無所扞格也舜則有通其理于甚周者矣前此初無所擬當此亦無所停是人之見善于行者舜則見善於心也見善于心而曾有扞格焉否耶僻居之地語措施則有待而志意勃動非需待之所能留偶值之時語舉行則難驟而天懷駿發非恒勢之所可擬江河之決沛然莫禦吾知其相若耳夫固猶然深山之舜也而其聞見一至此哉乃知心不與善期不與聞見期無心之感舜亦無心以通之莫遏之機祇覺其無為而然抑聞見不與言行期言行又不與一善期一端之美亦以全體之心應之靜虛之表究歸于冥而不動舜真不可及矣

摠是形容聖人之心萬理畢具無聞見時不可得窺一有所觸全體皆露及其以下正是形容上截之妙非謂聞見後有此充達也筆筆倒縮及其二字如弩張○及其下截即在上截中不可分作兩橛固也然深山云云乃孟子從言只形容箇無聞見時渾然景象耳俗解便要坐寔舜與野人同在深山比較煞是可笑或云始終皆指歷

山持不成升庸後便不沛然然則竊負而逃定往河濱雷澤矣腐壁不通至此豈非痴人前不得話夢乎

及其聞　李

無為其所　節　戴應昌

人有全其初體者逆亦順也夫不為不欲心無逆于此者矣而即順之以無為無欲焉而體不戮乎全哉且人品之汚也恒始於自欺自欺始於躊躇夫躊躇不決之念固卑汚苟且之所叢而集而到明直遂之所浸以占也能於此介然不聽其回惑則雜名理無疆而居要正亦無多耳今夫人有為亦有所不為有欲亦必有所不欲兩間易簡之理流則可假而止則無妄故順以遂其所之易也而於以觀理獨難人心知能之良後則恒流而初則恒止故逆而後其所之難也而於以反初較易然則人亦何能一無所為哉第無為其所不為可也吾觀諭關以往之

人亦未有不知閑之不可踰者也而次且而前一若不得已而為之何也即其肆行無忌之時而四禮之動若或糾其所為夫此亦何不得已乎則奉此所不為〻主直達之而勿為焉識正則誘我者無權力定則愛我者莫助觀彼且前且卻幾為拂逆姑置一履而履錯然者此何其泰然而安也人之將有為也必先動於欲人又安能一無所欲哉第無欲其所不欲可也吾觀妄念數起之人亦未有不知念之不可妄者也而濡忍以嘗竟若不獲已而欲之何也即其娛心快意之時而神明之隱寔自憎其所欲夫此亦何不獲已乎則奉此所不欲為主直達之而勿欲焉神明則在濁而愈清意誠則惡行而必慊視彼若苦若甘幾為抑鬱姑轉一念而念棼然者此何其暢然無憾也如此而寧必修談問學乎問學之誤也居身不正而借大人速功以蓋其陋居心不淨而託大直若詘以丈其貪則有負奇矜博求其如此而不可得者如此而所夫固已少矣如此而寧必遠誇聖賢乎聖賢既往矣擬迹投之未必行軌古人而先無以安吾行聞風措意未必心契前哲而先無以安吾心則有刻意摹擬冀其如此而俛失之者如此而所得固已奢矣依違隱忍之中必無真品其守不足也光明倜儻之士可占大受其本已立也嘗試以是觀之

無為無欲正講擴充攔截工夫便知有為所當為欲所當欲在若止

是強制不行外強中乾坐病正深如此而已矣便說不去此大痛切危悚雖反多于正能使表裏兩截人隱微深痼心肝離出真今日學者一服黃昏湯也

無爲　戴

有安社稷　三節　王庭龍

品有屢進而益大者備列之以立則焉夫行取其可則難以一端求也社稷臣與天民大人不既備哉且夫人苟以榮利爲心則事是君而事已畢矣若必卓然有以自命則有事之日與未事之先以及行所無事之際勛名之所由起道德之所由終皆不可不循分以觀其備循分以觀其純也彼事君人勿問已君子之論庸人也略而論正人也必詳美行亦自多端求至之中而並至者出焉稽實以定名則樹立之途自廣君子之求庸人也恕而求正人也恒周蓋器量亦自無盡量至之中而獨至者又出焉緣名以徵實則金鄉之事必尊間嘗綜諸書冊之所

傳參以己見之所定古今人品大略可見矣定變之謂勇守正之謂貞（此數語有力量是先輩）（骨法）吾於茲得其人焉盡志于盡職之間則所謂安社稷臣者匪躬植節而七卷藉其馨香以為其才足重乎才生於氣氣生于性情之不渝衆共見為勤勞彼獨見為怡憚蓋心在社稷不在身名也有此一人者矣達天之謂時知命之謂順吾于茲得其人焉守道於守身之際則所謂天民者寧志審幾而興衰覘其出處以為其識可尊乎識定于學學定于時數之不二衆共爭于先時彼獨迫而後動蓋行在吾身不在天下也有此一人者矣自成之謂仁成物之謂智吾於茲又得其人焉全功於（無不精當）全性之內則所謂大人者言行即其法則善世即其文明以為其化雖幾乎化盛于德德盛于行能之不伐人必推我以及物彼獨備物以遊我蓋道不在物亦不必見道於己功不在己亦不必見功于物也則又有此一人者矣勛名以及世者為隆時勢所逢君子斷不得緩視社稷而高置其身於天下民物之外道德以詣極者為至進修自懋君子更不得苟志奠安而獨忘其事於時行居正之原吾故並列之以備鑒觀而取則焉

（首尾交枚圖密）

三段低昂自見一着蟬聯比並便抑前揚後似側重末節上二段神色銷減矣只平平分列三有字極其活相三段中實義低昂具在何消言外添出閑議論也○最喜其下語精實古健處有先民遺則

有安　王

有天民者　一節　馬世俊

臣有不輕於出者、而臣品已至矣、蓋必可行於天下而後行、則其達也豈苟哉、斯固不可僅言臣、而當進稱之以天民也歟、且夫衡臣而得一忠貞之槩、與之安定其國家、則臣心已竭、而臣品已昭、豈更有加隆其上者、深我寤思也、然而一國之士、與天下之士、必有辨、為一國而重吾君、與為天下而重吾道、尤必有辨、則如臣而以安社稷稱、亦不愧於臣矣、夫既用則觀其為臣、未用則觀其為民、乃為民而已全乎臣之理、則當其審勢觀時、而恒有慎重功名之意、且已出則為君之臣、未出則為天之民、乃以人而有進乎天之大、則當其藏修待聘、而又有不苟爵祿

（天民逐字出落不必虛喝上此俗別）

（此是正意）

之思蓋由悅安社稷者上之而更有天民者思上天以致君之責命我何敢以小就之事功負爾畀君師之重故當世而無可輔者焉不敢行也即當世而有可輔者焉猶未敢遽行也必寔計夫君之心果為天下而求吾則吾之道果能輔吾君而行於天下然後可達之明廷也否則未可輕許也思上天以長民之責付我何得以偏端之術業負匡扶兆庶之心故蒼生未知望我焉未敢行也即蒼生已知望我焉更未敢即行也必寔計夫民之生果賴天下而賴吾邦吾之道果能徧斯民而行於天下然後可達之朝端也否則猶然獨寤也雖天民隨世就功間有以公庭萬舞自安錫爵之微然未委質而為臣是即托跡列邦而猶然民也況以去就綽如而不欲輕身以躁進則匡主輔世之略何必不在魚鹽版築之中雖天民達權濟變亦有以一司一職小試行道之機然未策名而受祿是即位處賓師而猶然民也所以卷舒自得而不欲屈己以爭時則阿衡尚父之賢豈敢遽忘釣渭耕莘之樂然則有時既可行而不行者是以潔身為高而不知夫樂行之義者也有時未可行而行者是以乘時為急而不知夫憂違之理者也安得有出處關乎天下如天民者哉

著天民二字便是畎畝樂堯舜之道不肯輕仕者固非枕流漱石間人亦非澗愧林慚客也寓可字而後字有身分纔得註中不見知不

悔之意。俗手取冠冕唐皇。不覺流露出買蹇驢應不求聞達科肺腸。不見此文見處矣。

有天民　馬

施於四體　二句　尹明廷

觀四體之從心、有自然而應者焉、夫心無期於四體、而四體應之、有施之而自喻者矣、德容固甚盛哉、且夫人身莫不從心而動然但可以觀其自應而不能強之使然故淺修之士容貌近于矜莊而盛德之人威儀著於無意夫亦其性具之矣根心之色豈獨睟面盎背哉顏色之發無所為功若夫正儀容于動靜之際則亦學問所得及矣或中規而中矩者不能無意其間與艮止之符莫為之強若夫著暉吉于進退之間則亦氣質所得治矣或可畏而可象者猶鮮自然之致與乃進觀于四體之施、而相喻者、又若此其不言而然矣、形之從神也久矣凡人即有

穩切不泥　根上文翻喻輕圓　都從首句

雜亂之神無不願有安詳之形然以吾心所不習而欲強設之動容四
（中剔出思路細密）
體所以違而不應也惟本天性之全形為動作則存於中者不意而及
（內外互講喻字乃透）
之從于外者亦不意而應之心習身而忘身〻習心而亦忘心也適然
相順而已矣氣之從志也又久矣凡人即有暫持之志亦不能有自然
之氣苟以吾心所未安而欲勉致之周旋四體所以拂而多戾也惟積
性命之際見為容止則內之所發不期然而動焉外之所符亦不期然
而肖焉心安其身而不疑身〻安其心而亦不疑心也怡然相曉而已
矣夫四體之為用也實〻則嘗勞而措之甚逸者無意焉耳仁義至而
（貼首句精切）
（可謂典雅風流）
舉動見慈嚴之氣禮智備而形骸具肅哲之觀夫貞侯度者著戒於不
愆展帝儀者謹身于記動孰有若此之儆戒不存而舞蹈從容也哉四
體之為道也動〻則多感而應之甚安者內足焉耳舉止英敏義智之
（焰大行窮居妙）
氣居多動履安詳仁禮之容可敬夫登明堂者美度于鏘鳴處窮約者
正容于作息又何如此之告誡無煩而左右咸有也哉後知外必由中
形色所以為天性而微能為顯盛德所以善周旋君子之所性如此
此等題無理脉則着語自浮無思致則運局易窘無點染則村俚可
醜若斯雅製不易講速化也

施於四　尹

易其田疇　全章　林顯

富民得其道、王化之所由成也、夫盡其富之〻方、而又嚴其用之〻制、亦第之吾民耳、而仁即由此見焉、固知治必立其本也、若謂上觀至治之世、何其澤施之厚、化被之深、而非後世之所可及也、彼圖治之卑者、謂吾如是足以澤天下矣、未敢期其後世之功、彼圖治之高者、謂吾如是足以化天下矣、遂以忘其致此之本、而究之均無效也、烏知深達治道者、第力全其始事、固有相因而登上理者乎、吾試論之、養育之日虞其置也、民無自為謀之計、國有不得已之征、而生之〻術遂窮、嗜慾之日流于盈也、取物則違自然之候、經費則無可守之規、而節之〻術又

一往陳宕之氣

一段反接使全章神理躍然都在腕下

窮積此二弊而風俗日趨於薄矣養育匱而爭攘起嗜慾盈而禮義衰於是在上者曰民之心變矣吾且緩其所以生之節之者而治其心之為急哉如是而教之之術愈窮我謂且毋議所以教之者而先議生與節蓋地之無餘力者皆人之日足之資也上所不盡取者皆下之不竭之源也凡此日足不竭之所致者不藏於民而安在乎如是以生之而民亦既富矣飲食必有候者拘之所以得成其寔也出入必有經者蓄之所以得制其通也凡此飲食出入之所餘者不給於用而安往乎如是以節之而用亦既有餘矣乃今可以起而議教乎不知別無所謂教者蓋教之之道即藏于生之節之之中而人不知也何也財不足不可以觀成不至足亦不可以觀成夫民多失德之僭久矣觀于水火之相通而民皆無失德民鮮大道之公久矣觀於水火之弗惜而民無非大公以其至足故也而吾以知聖人矣聖人知民之不仁也皆起於有相殘之心而心之相殘也皆起於有可欲之見乃輔相成而五行無偏將求之者不感於心與之者不形于色也安得不爭奪胥泯而共遊於同風一道之中聖人知民之不仁也皆由于有相隔之形而形之相隔也皆由於有自專之利乃裁成廣而萬物並茂將求之者不知在彼而與之者不知在己也安得不敦睦以處而相忘于厚生正德之世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嗟乎教以敬君而民疑教以愛親而民又疑曷若生其財

而即以生其禮義之心也。教以防欲而民畏。教以革非而民人畏。曷若節其用而即以節其驕盈之情也。

前半提激教字。似誤看仁字。到後幅仁不仁。原只在至足無弗與上見。則教字仍在局外。仁字自在富中。縱橫文未嘗走作一線。○其氣如長江大河。於奔湍迅激中。却又波沱渟滀。不熟于唐宋大家。未易見此景致。

易其　林

聖人治天　四句　張標

足民而即以仁之。聖人亦務其致仁者而已。夫聖人仁天下之意。猶甚於欲舉天下之民。而與之以足也。乃仁則必自菽粟出也。故務在此而不在彼。今夫風俗之故。斯民默受轉移其間。而身在上者。先得而知之。（風俗二字便得）是故上之人未嘗深求於下。而下之資以樂者。亦未嘗有餘望於上。一旦風易俗移下之所應於上者。忽出於上之所為之外。是豈三代以下之所易覯者歟。（妙筆方不是至足外別有仁）水大之於民甚矣。而民頗輕之。至於蒜粟朝夕之需。相與爭之不已。且決禮義之坊而爭之。而有不顧聖人為之原。其自曰貧故也。壺飧之細。私之於己而不出。且喻以相恤之誼。而不以為然。聖人（先說明所以不仁之故一跌便靈）

為之揆其由曰少故也（妙絕）於是起而專治之即有進於此者亦即於斯而並治之且夫菽粟天下所自有也以天下自有者還之天下而不必耀其有餘亦天下不自有者也以天下不自有者可使天下有亦何至苦其不足蓋使之如水火而聖人治天下之心遂畢治有術而術有兼此道成之自上見之自下夫成之自上使菽粟如水火也為聖人言之也見之自下者菽粟如水火也為民言之也而聖人乃以逸矣（老筆斷然正為末句作撲）（點放第二句奇）今人於物重有之不能輕出之輕有之不能重出之彼有相資而無相憫非好行其德亦各用其所輕也即以聖人在上此意豈能與天下明之且人之情蕭索無聊則奮不自顧俯仰和樂則無弗自顧彼重去鄉而謹化法（曲折寫出使字妙理）（仁字正解）非勤勵其行抑有所顧於中也即不以聖人在上天下豈併以意泯之未嘗教仁而民無不仁聖人治菽粟之日而已知其勢之必至此也夫菽粟水火終不謂其相侔也水火有功於百姓聖人不能有功於水火此天地自然之仁民食之而不知感聖人無功於水火天地亦不能有功於菽粟此百姓有待之仁聖人取之以成化治天下者宜何從（回抱遺勁）（水火菽粟二義奇確）

至足便無有不仁不是足後方求其仁專就富養上說不及教一邊若王道之成必世後仁須兼富教方得陳定宇淺看此仁字最有理若謂孟子所該甚廣則所以仁民之道有未全矣看得仁字確末句倒吸入上二句中極有識文更雄峭入古

聖人治　張

孔子登東　全

陸蕭桂

聖道大而有本則學聖者必以漸矣夫聖道之大不能無本以大也苟非學之有漸則道烏能達哉昔孟子願學孔子者也其于下學上達之旨深有獲矣慨然曰今夫道莫大於聖人聖莫盛于孔子孔子固何如者乎其德之所成不易測也而可形容而得之此其道如登山然在魯為東山而孔子則小魯在天下則為太山而孔子則小天下孔子者天下一人而已夫人學山而不至於山亦學海而不至于海故觀于海而後知衆流之卑也觀于聖而後知羣言之淺也大矣哉蔑以加矣然而孔子之大不有所以為大者乎言大則必言其深而流衍者有源言高

則必言其明而昭融者有自故觀于瀾而知水非無本也觀于炤而知日月之明亦非無體也孔子奚異是焉然而責人之學孔子者將一識而詣之則人不可請始終以水喻夫水之能達乎海者以其循循焉而不能已也則亦安見無瀾之水不盈科而行乎又況乎學為登東山登太山之道者乎是故孔子達者也君子成章者也于山見東山太山之高于水見海之大且深于日月見其明而于流水見其漸吾思孔子而不可見也吾願為君子而庶幾遇之

題本零亂變幻文亦隨其零亂變幻以為奇而其中間架之明點綴之高收羅斯旋之敏皆一老字盡之

鷄鳴而起　全

趙炳

以善利分天下之人而為利者庶乎其止矣夫好舜而不能好善惡蹠而不能惡利人之情也苟知舜蹠即分于善利之間天下庶其懼而修乎且夫天地生人之後日分之勢也天賦性以養人之心而又生物以養人之身心之所養者身未必樂也身之所樂者心未必全也於是一人之身而有必分之勢矣我無從救之我將以二人者救之曰舜曰蹠一以人為勸一以人為鑒也事物至我前舜求其美蹠亦求其美也舜之所美者在乎此跖之所美者在乎彼或彼或此我既不能以一身遁於兩人之外則必有所入既入之弗能擇也則莫如及其未入者而擇

焉天地予我身我之神智日佐舜以引我也我之情好亦日佐跖以引我也舜勝我則得我蹠勝我則失我為得為失我既不能以一心和合兩人之是則必有待遠既遠之弗待斷也則莫如及其相隣者而斷焉聖人盜人相近也已而相絕相仇也已而相冒吾以一言決之曰為善為利而千世之人未有不出于其中矣萬物皆靜也而于雞鳴一動焉當其寂焉不動舜跖同然聖人之心然而無多時矣稍遲焉則危矣動而之于善者利弗能為之誘動而之于利者善亦弗能為之進也萬物皆聚也而于雞鳴一散焉當其燕息無心舜蹠若處一家之內然而無足恃矣一去焉不反矣天下之利無窮跖弗能盡利而反天下之善亦無窮舜亦弗能盡善而止也無他皆在此間而已而幸也猶存舜跖之名也古來舜一人耳跖則何限跖其名者一人耳彼跖其心者何限然而人稱我跖則惡之本無跖于其心也人稱我舜則樂之本有舜于其心也吾是以動之于其間也而惜也猶多舜跖之名也世之學舜者細考之皆跖之徒世之學跖者苟變之亦皆舜之徒跖心中亦有舜自以為舜故蹠也舜心中亦有跖懼其為跖故舜也吾是以慎之于其間也不早辨之于先而日求利焉宜乎天下為跖之多也哉

此題入他人手只做得利與善耳此絕是利與善之間〻字微極快極危極刻劃奇闢舉無剩義向來曾有人論及此否○且如做時文

亦有利與善之分。要講明義理。作好文字。便是善。便是舜之徒。若只要去剽竊決科。便是利。便是跖之徒。顧其間亦當從雞鳴時辨取可耳。

雞鳴　趙

孟子曰雞　全章　熊飛渭

極善惡之攸分。其幾亦至危矣。夫雞鳴起念。而舜蹠遂分也。其間之相去幾何哉。孟子故危言之以惕其知也。曰。天下豈有中立之人乎哉。念之所發。必有其端。而端之所別。必盈其量。究不俟其盈量之日也。即其初動之時。而欲中立焉不能。則亦何容以自恕乎。今夫人止有善而無不善。則其始可以不必辨也。乃人有善而又有不善。則其始烏可以不辨也。天下之為善者。未必曰吾即舜。天下之為利者。未必曰吾即蹠。有一人於此為善者也。目之為舜則疑之。有一人於此為利者也。目之為蹠則疑之。又有一人於此為善與為利未定者也。無端而指之為舜為

一句喝透分間二字令[illegible]

三日平聲

寸鐵殺人

另布疑陣為三也字作勢

蹠則又疑之審如是〻天下有中立之人矣且千古之為善者多矣而止得一舜千古之為利者多矣而止得一蹠即舜而後為善者多而善如舜者不數人蹠而後為利者多而利如蹠者不數人若是則人將中立於不舜不蹠之途已哉吾以為此直別之于雞鳴時耳於其孳〻為善而命為舜之徒於其孳〻為利而命為蹠之徒舜自舜也欲知舜之分於蹠不過於其善之起而為之出乎此則入于利矣而為舜者烏可自恃也蹠一舜也欲知蹠之分于舜不過于其利之起而為之入乎此則出于善矣而為舜者何可不懼也一人之身有舜蹠焉一日而善則舜矣一日而利則蹠矣所賴有後日之舜以救前日之蹠其間可自知也而君子於是有審幾之學一念之動有舜蹠焉初念而善則舜矣繼念而利則蹠矣所恃有此念之舜以去彼念之蹠其間可自知也而君子於是有慎獨之功利與善之間信乎不容以中立矣吁可畏哉

其旨趣得之漆園其騰恣尖快得之蘇氏父子○看他逐段布勢都只為題中幾箇虛字取神而文之變詭萬狀人目一氣回旋彼挑剔家安能夢見脚板也

孟子曰雞　熊

湯武身之也　張永淇

一聖以身體道而知其所有之寔焉蓋道著于身而性乃為我有也人奈何不法湯武哉且言道者必歸于性則性之〻名固盡人之所慕也而有不能皆然者故勉強之功聖人不廢焉蓋非此無由自盡爾吾由堯舜而思之上詰之資天蓋未肯輕授以寬人于學問之途然亦不廢一二人明以導之以見功之所循必如是而止者不如是而弗止也天縱之質即聖亦未敢輕信以自荒其思勉之力故嘗別置一途焉率而行之以見理之所歸其如是而至者即不如是而亦至也故性之〻外有身之者吾得之湯武焉人倫事物之理何者不素備之身而非徒以

從性之講求身之未浸見此理之全一

為名而已本身之固有者亦即以其身寔之一日之所獲行之而後可（是身之）
安也畢生之所然習之而後可利也即勢處其變未可遽白之人者湯
武不敢不自白于其心則躬行之業全焉爾言行舉動之理何者不全（說得深入）
著之身而非徒以為文而已本身所自有者亦即以其身求之有所取（身之有寔功者）
舍不敢徇以私也有所損益不敢參以偽也即德躋于明為天之所與（不落空調）
者湯武終不謂身之已盡則踐形之學歸焉爾故今之誦之者徒尊以
夐絕之稱不知當日幾兢兢求合焉惟恐其或離也蓋外性之一道而
尚可以復性苟外身之一道遂併無以居身是何如戒慎者乎即後之（遂使五伯無可立脚處）
效之者徒見其行事之迹不知當日幾黽勉求盡焉後得此一日也蓋
言性則未嘗有性之之功言身則必有其身之之寔是何如體驗者乎
身予人以可盡而非飾之于虛身亦示人以衆著而非襲之于外若五
伯者何足以語此

性之是合下如此身之是做到那田地其道理不二也句句從上句
對焰看出便字字切貼○只一身字中妙義已說不盡最可憎者百
忙中却只去映射五伯豈不關甚只本句變流明確下文不呼自動
矣

大人之事備矣　張愈大

全乎有事者之事士之自任者大也夫事之大者莫大於大人而士已備之士豈無事者哉蓋今之責士者曰士無事也吾猶幸其以事責士也如以事不當以名與位求之而當以寔課之課之以實士可以得志於天下而天下以此尊士亦不應復痗乎士之志矣且今之所謂大人者以人大乎抑以事大乎以不仁不義之事大乎抑以仁義之事大乎以仁義之事大而假之窃之之謂仁義乎抑居之由之之謂仁義乎天下有身其事而克盡其事者大人是也然或有身其事而不必克盡其事之屬之志不屬之志不屬之事去之矣天下有不必身其事而克盡

轉令快極

得大人之事說得明透則大人之事備便若然而解

一開一闔文無次化

其事者士是也然既已克盡其事又何必身其事〻不屬之志屬之志屬之事歸之矣大人之事〻生天下其事曰仁乃事非不生之而不殺也殺當其罪殺之事亦仁士無生之殺之〻權而有能生能殺之志而有殺亦歸生有生無殺之志大人之事〻利天下其事曰義乃事非必有與而無取也取所應有取之事亦義士無與之取之〻權而有能與能取之志而有以取為與取亦利物之志若此者吾于已然之志信之即以必然之事決之天下治亂何常治亂于人之一心耳仁義于其心無不治不仁義于其心無不亂也士亦備其有治無亂者而已矣若此者吾于必然之事決之更以已然之事信之世運升降何常升降于士之所學耳不仁義之學禍世〻降仁義之學福世〻升也士亦備其有升無降者而已矣至若窮通者士之命顯晦者士之時譽之謗之或滅或彰者士之名獨是備于志中無窮通無顯晦譽之謗之而皆足者士之事也士之事大人之事也無事云乎哉

只貼仁義講

恰是備天人之事

此士之所以尚志也

擬轉士何事之問

大人之事只是仁義故大人之事備者備于志也句〻從居仁由義做出方是尚志之旨若將從來管樂公輔奎子鋪張只綳得窮秀才門面大話耳究竟與大人沒交涉

大人之　張

形色天性　節

郭佩璆

大賢實指天性之所在使有形者共為聖人也夫即形色而天性存焉則有形皆可踐矣而何以獨推聖人也哉孟子曰天下有立說不甚相遠而自異端言之則凡深皆淺自吾學言之則凡淺皆深者夫一身之內至淺者尚不自知而徒歎仰至人以為不可及謂是絕遠乎聖而不知秖自失其凡也吾方尊聖學于天下然第原之以天命詠之以民彝而異同之說得以參焉者以是為不可見也若予以可見之實當不能復置異同矣抑第責之以盡性期之以事天而遜謝之端得以阻焉者以是為甚難合也若示以易合之型當不能更生遜謝矣夫可見而易

○與○告○子○生○之○謂○性○

○陽○明○能○視○能○聽○是○性○正○有○是○非○和○正○之○辨○

○是○也○字○指○點○語○義○

合者孰若形色哉乃性之所必有何者為形之所或無道以器為居神（音句寫得）與象相守全而生者舍五事原無五行也抑性之所必無何者為形之（擊切）所或有物但符則之數氣不受理之餘靜而正者具四體即合四德也（及擊殘字語）形未嘗無而我不能有形以不足而弗殘矣夫人固耳目口體之皆全而徐思之不啻其或闕也吾求一無所不足于形之人而不得豈非自（語沉刻）治之歉歟形未嘗有而我不能無形又以有餘而弗殘矣夫人固容貌辭氣之可象而審視之不啻其多贅也吾求一無所有餘于形之人而（奇語確語）不得豈非自制之疎歟唯聖人以治之者殘之亶聰明以復外形建中和以昭內形極之天地萬物而皆為吾形所必治之數唯聖人以制之者殘之屏嗜慾使形得所安順義命使形得其正極之富貴壽考而但為吾形所克制之理雖有天縱不能越庸人稟受之同亦有艱貞正以完生成歸受之大誠見乎形色之為天性而因之知聖人初不立盡性之名也人即謂性有弗全不能謂形有弗全形色既即天性天下宜無不殘之形矣自古有盡性之說未及主殘形之說聖人不過殘形天下宜無及聖人之人矣奈何形色天性也而惟聖人然後可以殘形乎

得指示意得儆策意指示意從也字生來儆策意從惟字托出故首二句寬末句緊形色天性則人皆有之非聖獨異惟聖然後可則人之所以異于聖人者唯不能殘也今人做末句輒云聖人亦不過殘

形則重看形色輕踐字非孟子示人之意矣

形色天　郭

形色天性　二句　陸費錫

微性於所可見而推聖人以示則焉夫可見者孰若形色乎而天性斯存踐者惟聖則奈何不以聖人自勗哉且天下有至精之理即寓于至淺之中而甚庸之行即推為殊絕之詣者人知之乎誠能究精于其淺而無外庸以求殊則履蹈悉神明凡民皆上哲矣今之言性者吾惑焉溯性于皇降之初其為理固甚微也然正惟微也而羣焉疑之抑思載此理者何憑乎與吾身而偕來必無離吾身而別彰之美原性于皆備之量其為德又甚全也然正唯全也而羣焉難之抑思受此德者安屬乎與吾體而偕行必無外吾體而獨出之奇蓋形色天性也貌言視聽

之間夫人而能之也使非有微焉者主于其中則此身之為虛器也久矣而孰是此身之不為虛器也無受人損使形還其初無受人益使形辭其累夫然後終身踐之勿渝也唯聖人也聰明靜正之質未必夫人而能之必非夫人而不具之者也位非有全焉者蘊于其間則我躬之為贅附也多矣而孰是我躬之不為贅附也靜有為存使形範于正動有為察使形去所偏夫然後一事踐之勿歉也唯聖人也

想聖人初無易視夫形之心耳因有是性爰有是形人縱謂性有未全不能謂形有未備第凡人以性為遺形而上故正性之學愈難聖人以性為麗形而多于形之心耳同焉此性苟有樹異于形之思即為自戕其性之事故異端以形為累心之物去之唯恐不虛聖人以形為充性之符治之唯恐不實安得舍服習之恒更務神奇之蹟哉蓋知形色之為天性則至淺而有其至精知聖人之為踐形則殊詣而終歸庸行也惟共有是形者寔體之而已矣

或言須槩高聖人方得唯與然後字意或言不可槩高聖人方得指引踐形意或言上句須說得輕下句說得重方見兩意都到其實皆未盡也兩句中各有輕重上句形色輕天性重下句聖人重踐形輕合言之則兩意都到耳此文反覆恰合

之間夫人而能之也使非有微焉者主于其中則此身之為虛器也久矣而孰是此身之不為虛器也無受人損使形還其初無受人益使形辭其累夫然後終身踐之勿渝也唯聖人也聰明靜正之質未必夫人而能之必非夫人而不具之者也位非有全焉者蘊于其間則我躬之為贅附也多矣而孰是我躬之不為贅附也靜有為存使形範于正動有為察使形去所偏夫然後一事踐之勿歉也唯聖人也

想聖人初無易視夫形之心耳因有是性爰有是形人縱謂性有未全不能謂形有未備第凡人以性為遺形而上故正性之學愈難聖人以性為麗形而多于形之心耳同焉此性苟有樹異于形之思即為自戕其性之事故異端以形為累心之物去之唯恐不虛聖人以形為充性之符治之唯恐不實安得舍服習之恒更務神奇之蹟哉蓋知形色之為天性則至淺而有其至精知聖人之為踐形則殊詣而終歸庸行也惟共有是形者寔體之而已矣

或言須槩高聖人方得唯與然後字意或言不可槩高聖人方得指引踐形意或言上句須說得輕下句說得重方見兩意都到其實皆未盡也兩句中各有輕重上句形色輕天性重下句聖人重踐形輕合言之則兩意都到耳此文反覆恰合

形色天　陸

唯聖人然　一句　戚藩

凡人皆徒有其形、而聖人始獨有所絕矣、夫聖與人、未始殊形也、而聖之遂以成聖、豈知形事之全、即性事之絕乎、且夫人所不同降命于天者、君子不舉以示特尤也、惟事事盡乎天下之所同、而已覺乎天下之所獨、以此推而上之、凡以為下焉者相勵耳、明于形色之為天性、亦何人可負此形乎、既已畀是官、則曠官之責、宜人而嚴之矣、乃用之不克竟其才、于是形實而所以形者虛、既已具是器、則窳器之敗、宜人而省之矣、乃牿之至于危其身、于是形全而所以形者缺、蓋求踐其形若斯之難也、誠于此踐之、即安得不獨尊聖人也、聖人蹈道秉德、主于定形

（徒上句說未出唯字）

（振○踐○字○唯○字○更○透○）

（寔得踐）

先之志使物不爭裕形表之氣使心不役殊若不專事于形者而實止以求備乎形加一物焉于形必有所傷則損一理焉于形必有所廢誤吾不各致其能而耳目貌言交挾其精爽以責我于恭從明聰之不逮吾能不愧于形乎聖人亦期無愧于形者而已矣聖人省幾寡欲主于抑遂形之情使出必有所域靜遂形之感使進必有所裁殊若不克克于形者而實所以深足乎形體不能半而止焉雖尺寸其必受則功豈能半而至焉將毫髮其必周設吾偶不循其則而首腹手足交辭其分內以謝我于健順勤止之未遑吾能長存此形乎聖人亦期久存此形者而已矣異學所言無形則鈞深恒蔽于滅性然而無形者卒未能弃形也聖人之清明無墮黙是故舉吾之一體一膚常足當天地萬物之數及乎息心淵寂不言躬行即無形之旨未嘗不于形乎著之寧僅徇齊歆敏之神也哉深人好推未形則靜持恒惑于因性然而未形者卒未能正形也聖人之功用歸已發是故率吾之一喜一怒遂可備禮樂刑政之端至于好學深思漸近自然即未形之教早已悉于形乎治之寧僅靜重恭默之容也哉吾故為之說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學底于聖而不越乎踐形則求深乎形者或反失其聖止無歉于形而即可以為聖則苟少負乎形將遂不得為人矣凡有形者可不勉諸

寔講踐形深入淺出不以挑弄唯然後可虛字走躲避法門最有力

妙方形容得踐字　十五

一宮尤警

此作餘意只是客意

此是主意

壬辰

量近来都不肯如此做矣

唯聖人　戚

道則高矣　全　胡循編

道不可以徇人、在乎學者之能從矣、蓋君子所可為者道也、而不可為者人之能也、誠孳孳以從之、高美豈不可及哉、嘗思道之在天下也、學者奉以為學焉、教者奉以為教焉、教學之相須也久矣、顧學者雖有求于教、而未嘗自諉其得為至之功、教者雖甚望於學、而不能代予以共為至之事、然後知難易頓殊、不存乎道而存乎其人耳、丑亦有志于道者、一旦推之為高美、畏之為不可及、且欲人之使為可及以自謝其孳孳也何居、丑所謂高、果有見于道之高耶、丑所謂美、果有見于道之美耶、抑丑所謂不可及、果有見于道之高美而不可及耶、使果有見于道

空中翻醒局陣亦○重

之高美而不可及則必日孳孳焉而有不逮也乃欲使教者少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亟夫教者可少貶以徇學者之不能則是大匠有拙工而改繩墨昇有拙射而變彀率也吾知其必不為也而況君子耶君子之紹千聖而開來學也將使道之高者無失其高美者無損其美即不及于高美者亦必使之及于高美而頓自損其高自損其美焉豈理也哉蓋立教之法可傳者傳之不可傳者不必傳也示以當然之則而其所以然者則惟俟人之自悟抑傳者有其迹不傳者亦未嘗無其意也乎以必至之机而其所以至者固已示人以可循此其道知射然引而不發躍如也是非君子之阻人以難也道不可過者如斯也是非君子之不予人以易也道無不及者如斯也中道而立不敢謂天下皆從之人亦不敢謂天下無從之人其從焉者其能焉者也吾將類以發其未發之傳矣雖有高者美者夫安得而私之其不從焉者其不能焉者也吾亦終于不發之教矣雖有高者美者又安得而徇之然則人亦孳孳焉勉為能者耳何高美之不可及哉否則徒病其不可及而不自深愧其不能吾恐其所謂高美者并未嘗寔有見于道之高美也則亦流于拙工拙射焉而已矣

丑既知高美而又欲孟子少貶須知原不曾識得道在夫道豈孟子橐橐中物而可意為高卑頭秘乎世之師以欺其弟子以疑其師如

此者正復不少。乃知庸人見識。千古如一。空靈馳掣。洗蝦蟇上座唯喏之聲。

道則　胡

親〻而仁　二句　張偉

情以序而能全。君子所以不泛用其情也。夫親〻非以為民物計也。然親〻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矣。而情豈可以泛用之哉。且吾人不以獨善一己為懷。則必以兼濟天下為量矣。然往〻自我行之。則亦自我窮之者。此非其情之有所不及。乃其情之有所過當也。君子之於物於民。輕重何若是不侔哉。將以為物與我有異類之別與。夫與我異類者。未始不與我同氣。苟一物之氣傷。將萬物之氣盡傷矣。則名法之學。未必不始於一念之過刻。即以為民與我有異體之別與。夫與我異體者。未始不與我同欲。苟一人之欲拂。將人〻之欲盡拂矣。分爭之患。未必不起

（重湖二比皆為而字著號）

於衆願之難全無乃以君子於此有所厚薄於其間乎不知親與民原有厚薄之殊吾以親吾親者親吾民則將以何者親吾親乎吾不慮恩之過厚也而慮恩之過薄矣君子亦使親者無失其為親則凡親之所及者吾得而仁之即親所不及者吾亦得而仁之矣抑有所貴賤於其間乎不知民與物亦有貴賤之別吾以仁吾民者仁吾物則將以何者仁吾民乎吾不慮其貴賤之失其等而慮其貴賤之失其義矣君子亦使仁者無失其為仁則凡仁之所及者吾得而愛之即仁之所不及者亦得而愛之矣是何也情有本原用之自有所不竭理有各足出之自有所不窮也間嘗見薄民而不仁者則民將怨之薄親而不親者則民未怨之將先疑之矣夫薄其親而不親初何與於民而民疑之謂夫不近人情之人於理觀之必多殘鷙耳又嘗見忍其物而不愛害在一物忍其民而不仁害在萬物將又恣用夫萬物矣夫忍其民而不仁初何與萬物而遂以為恣用之謂夫戾然絕物之人於理觀之又必多暴殄耳非君子孰能明其序哉

儒者理一而分殊只是推得去異端二本而無分只是推不去兩句中兩而字正是說推得去也此文可謂最善做而字別作但是[illegible]親仁民愛物却不重疊了上文

親〻而　張

盡信書則　全　王庭

以不信〻書、而書存矣、夫讀書而盡信、非惟自悞、亦以悞書、彼武成之書、不敢以一言棄哉、故知不盡信之愈也、今吾人居千百世之下、欲識千百世以上之事、蓋非書無由焉、善讀書者為得書之意於書之外、又為救書之失於書之中、不得書之意於書之外、則書不尊、不救書之失於書之中、則書不信、書不尊而高明之士以為文焉已也、書不信而道德之儒以為詭且亂焉已也、嘻書危矣、於是孟子為之說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言無書者甚之也、正存之也、抑非不信書也、正欲以不盡信者信之也、夫書者古人之所有事、又後人之所托辭也、理事術數皆可

書帝王士庶皆可書聖賢隱怪皆可書是故今之書多於古矣然而弗逮于古由此推之後之書必多於今矣抑尤不逮于今其衰世口寔之禍於是焉作不可以不慮若語言文字之益亦于是焉廣不可以不傳是不惟其書而已也惟其讀書者讀書者不可不信不信則罔不信則游亦不可盡信盡信則愚盡信則賊其信者所以存讀書之心也其不盡信者所以善讀書之法也千古以上之情形未經耳目吾得執理以析之而世必不指以為妄一代所垂之典冊既炳日星吾必不違心而附之而世因得共以為公夫一代之書有完缺矣一人之書有得失矣一篇之書有疑信矣吾愛而諛之不如其譏之也譏者所以相救也吾使人讀而諱之不如其暴之也暴其過失者所以使其美有所全也即如武成一書試去其血流漂杵之言則二三策者亦既烺烺可信矣不然者執仁人無敵之說人得而疑之疑之而不敢發則并其全而棄之或有以武成之故終謬而信之信之而敢于一決因以貽禍也勢必激而比其類以空之其為害于書何可勝道哉是故前之聖人有纂修刪定之事所以正作者之訛如此其勞也後之學者人有指摘論議之端所以補述者之缺如此其至也有不盡信者而信者亦書之所樂其不可信者仍不貽書之憂書之長存不廢也讀書者之裨益于書豈淺鮮耶

其有所感而言之耶

非會讀書人不能道

掉收盡筆勢天矯

孟子教人信書貴得其大意不要字句上去傳會且如咸丘蒙說北山之詩其始似拘然遂使天下以臣父為可其終則賊故謂盡信則不如無耳今之後生小子輕於非詆先儒村學究便思著書翻案須知孟子究不曾抹却血流漂杵句也○孟子不盡信書必有深信處今試讀武成篇諸公且道孟子所取二三策安在

盡信　王

盡信書則　全　秦松齡

即書之武成而斷其誣所以正仁人之師也夫血流漂杵不足為武王擬也而深恐為後世用孟子曰是固過信之也且六經之言戰者莫備於春秋其次則尚書春秋無義即可以寢鼓國之兵矣至尚書所載皆王者之師也其義不與春秋等然而亦有辨焉書所載用兵之事有六其間有可信者有不可信者三苗之師典謨用兵之祖也以武事始以文德終且不戰矣吾深信焉有扈之征羲和之討以天子命征不庭其義正與春秋相表裡吾亦信之若夫鳴條之事寔開牧野之先矣然誦書而曰來蘇曰聖武其誠古之所謂不殺者乎若是者吾猶信焉至徐

直從戰伐說起便得孟子此章開口主意

老極懂極

戎之戰則方伯之師矣然意在止武亦可以不深論其不可盡信者獨
（老極橫極）
武成一書耳夫武成一書其載武王事甚詳其明仁人無敵之意甚備
（觀出畫字好）
歸馬放牛示偃武也可信散財發粟昭子惠也可信后稷三王援祖德
（反從第二節倒出有節奇絕）
也可信東征士女慰人心也可信而吾顧以為不可盡信且甚以為盡
信書則不如無書者則固以武成之可信者止此二三策此二三策之
外寔有不足信者也夫世之須仁也亟矣仁人之無敵也尚矣軒轅修
德則夙沙歸心虞廷舞干則逆命來格成湯代虐則率大瞻雲次考陰
行則漢南慕義故以武王而伐商也則必無血流漂杵之事無血流漂
（終說出憂世深心）
杵之事也不幸有血流漂杵之書天下後世讀其書而信之將曰以武
王之仁而紂旅拒命如此以武王之仁而虔劉盡敵如此以武王之仁
而塗炭生民如此夫仁人未必無敵則雖有敵未足為不仁有敵未足
為不仁則日殺人亦可為仁人由是而孫龐之說必進吳白之害必深
儒者寢兵之議為迂帝王禁暴之名為誕不至川原飛人之肉溪谷流
（勁句）
人之血不止假使天下而無書其禍之烈不至此吾故曰不如無書夫
好戰之毒深矣生民之禍極矣而吾又以六經所載設疑辭而助之攻
不亦惑哉是故善讀書者疑經而于經有功不善讀書者尊經而于經
有罪

當時必有爭地殺人者藉口武成故孟子發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論

他人皆貪發上節輕點下節終不若此作劈頭說起之老而奇橫亦由於此

盡信　秦

梓匠輪輿　人巧　張永禧

教有不可言傳者存乎其人而已蓋凡可以與人者皆規矩也而節之巧之即是而存乎學者可以思矣今夫授受之間所以相與者何其數哉可以自得而不能使人之共得也則無為貴教矣可以使人共得而不必其人之自得也則人無為貴學矣吾試觀之梓匠輪輿焉若不可以語道也而器則未嘗無道一技雖末各欲極功能之用以傳迹不可以言心也而舍迹別無所謂心手目之勞亦必經神明之運而出誠如是有不相告以巧者哉吾乃謂所能與人者止規矩耳則何也原其始必有人焉以因心之妙定畫一之程無巧是無規矩也至托之規矩而

淡折中神味正農

兩層寫透却是命言

程子論學每及此

規矩原從巧出說得好

巧已呈得心應手之間巧若在規矩外又若在規矩中謂能與之以可憑也如必欲盡之形容恐念雖熟而力仍屈矣即其後應有人焉由已成之制生變化之能無規矩是亦無巧也至析之規矩而巧已隱自觸指旋之頃悟者見巧拙者仍見規矩謂能與之以可守也如必欲通之象外恐口雖勞而心猶隔矣蓋有所能者以聽人之相受即有所不能者以待人之深求規矩自在日用間而正無由人啟其覆也此其故可思也知其有可與者斷不矜無聞之獲知其有不能使者自無膠形象之煩巧亦自在耳目間而正無因人代之悟也此其理可思也寧獨梓匠輪輿為然哉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亦非君子之所能矣學者不可以廢然反耶

不能句圓穩

多少意義由析只用淡筆描出

頭意隱躍處皆透

切定之理以隱躍出之愈淡愈永正如漆園說斷輪削鐻其妙處都在言外領會

梓匠　張

古之為關　全

查培繼

古今之不同治也即一關已足概矣夫仁暴不同而為關其小者也即關政猶然君子于此感世風矣今夫躬處流極之會有生不及時之慮焉王澤不流而圭符不信堂上失政而道路失歡君子痛仁風之浸息也傷虐政之已甚也大東小東之詩續貨蓋在上也牧人長人之事失德難為下也勢不責下而責上康人無從而刑辟滋偽意者其君為之法不治賤而治貴詰奸寡術而貪競成風意者其國之大臣百執事為之治不問權而問職綏徠之道蔑聞而戕虐之夫多有意者其四境之牧伯百里之大夫為之今夫小吏不治責之大吏大吏不治責之君上

其音節便是唐人學漢調

便有身分

為丶田丶芳

貫味

一段倉莊奔迅都在題前非勢

非以其位高而勢崇也亦非以其德大而處優也曰其為暴也力而應
之者必遠則其去暴也亦力而應之者必速是故古之政恵咸薫齊而
垂制百年其為不必盡出于愛人而取人之術亦全其愛令之政條教
雖施而弊僞日起其為不必盡出于殺人而生人之術亦流于殺即如
桀暴大仁也為暴大殘也情寔相反而法出同揆為鬬一事有足動人（從桀暴為暴點出為鬬眼界甚闊）
長歎者哉雖然為鬬亦賤役耳茍有失職君得執而治之國之大臣百
執事滑而治之即鄰之牧伯邑之大夫亦得執而治之豈真有能擅殺
人取人之勢也哉然而上之失德其流及下即一候人司險之微其勢（此釋候可以知微去）
若可以取人可以殺人為之君者可無寒心且夫君之為鬬也大矣四（長也）（佳看詩妙）
海不足為其舟楫也九州不足為其險阻也比閒丘衆之衆多不足貴
其車牛而出擔戴而歸也古之良法美意無事不出于利民而究必至
于敎民䞇令之人誰寔為之易之言曰重門擊柝以禦暴客盖言禦也（結前有致）
禦暴而為暴天下豈獨一為鬬也哉
叔孫婼不肯與郰大夫坐訟春秋美其不辱如此題只去較量為鬬
之禦暴為暴何事與鬬吏坐訟耶讀此乃見其身分之高寄托之遠
不止作一首昌黎下瀧詩也

古之為　查

聖人百世　全章　闕選

人不可一日無師不必見而師之也夫古之聖人多聖人而為師者少尚論夷惠其聞風而知師者寧有窮哉意謂吾人欲期德業之成不得不念夫聖人後之人不幸而不得生聖人之世猶幸而法聖人之前言往行則如見聖人焉夫聖人而師世者其可一概辭哉天之生聖人較（提聖人能）生庸人獨難故其位置聖人較位置庸人獨異蓋欲以一世之人心寄之即不忍僅予之以富貴故君一世不足者師萬古有餘欲以後世之人心寄之又不忍僅予之以功名故望其政猶後者望其教獨先聖人為百世師豈有愧哉古有聖人之名而以聖稱之即有〻聖人之實而（二子之稱聖始于）

孟子

從無聖人之名亦可以聖予之夫有聖人之寔而即可予以聖人之名者則伯夷柳下惠近是天下有大聖人如夷惠者而不生大不肖以雜其間則聖人亦何自而名然而不肖之生聖人亦無如何也夷雖清而不能化辛之暴惠雖和而不能回跖之殘將師一世未能以師百世乎甚矣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雖然人即其生也晚而首陽柳下諸遺事父老嘗為道之衣冠雖遠古道如生感懷及此不知愚者何自而辨怯者何自而勇澆者何自而厚隘者何自而廣於是頑懦薄鄙之夫俱勃然興曰是殆非聖人之力不及此若此者聖人亦何嘗自任曰我之道果可興起後世之人乃後世之人興起有如是者殆聖人陰驅而潛率之也夫陰驅而潛率之者非聖人也聖人之風也蓋見而知之者以形聞而知之者以神形神異用而其為師則一夷師其清惠師其和則有清而不必夷和而不必惠者則有夷可兼和惠可兼清者則人有備夷惠之實而去清和之名者其為後人感慕激發人不止百世之下也嗟乎夫人之能自得師也豈必其生同時哉

孟子此章意致濶遠句句別有情思不可捉摸此文佳處亦隨筆尋幽寄興在畦畛之外

仁也者人　節　　闕選

知仁之切於身而道可無遠求矣夫世俱遠於求道則亦遠於求仁亦知仁即人而具而道豈外是哉今夫人有甚親之理而必推而遠之以為非我所得與則日用之率循必有愈求而愈失者矣亦知理之甚親者反之當體而即是而訓行之矩備焉亦何事求之高遠者哉今天下競言仁矣亦且爭言道矣乃未知道之出於仁以未知仁之出于人也今且先道而言仁而仁之名何自而起耶天之於人也以氣生之而即以理生之理無所不兼而此擊然懽惻之意隨氣體而各足者其屬之吾心以外歟抑不屬之吾心以外歟且仁之實又何自而著耶天之於

聖人百　闕

人也以形全之而即以性全之性無所不統而此肫然內裕之良隨官器以竝賦者其屬之吾身以外歟抑不屬之吾身以外歟則仁也者人也論總善之始未有人而已先有仁然使物則未形則此理亦無從而著故純懿之用大之可以贍羣生而要不能外當體而先言推暨則仁與人之不可歧也亦以本無可歧焉耳論成性之後命為人而未克即全仁然當情識未雜則此理亦應念而生故愷悌之施廣之可以遍一世而要不能離形氣而自著功能則仁與人之不容間也亦以本無可間焉耳而謂天下有人外之仁耶使有人外之仁是有人外之道也夫人與道之難分猶之仁與人之本合而古合共由之則不越氣之載理者以是訓是行而已抑謂天下有不本乎人之仁耶使有不本乎人之仁是有不本乎仁之道也夫道與仁之本合即道與人之無分而賢愚著察之中不越性之踐形者以率之廸之而已則合而言之道也道在人而不本之于仁則道之體不立此神明所以具變蕃之用抑道在仁而不托之於人則道之運不伸此形色所以載天性之原人無遠言仁而高視道可矣

折句說得親切

更分明

筍縫極密

道仁人三字分合了然

二意翻剔更分明

仁與道分合處尚易解仁與人分合處最難說得親切於此洞然自不煩繩削矣○重人字說方有下落貫穿處亦得責重語意

仁也者　闕

仁也者人　道也

大賢勉人求仁而明其為人與道所不能外也夫非仁無以為人非仁與人之合無以為道人而可以離仁乎道而可以不原於仁乎孟子指之以見其當求也謂夫天下羣焉而生者人也而亦知有所以為人乎羣焉而尊者道也而亦知有所以為道乎知有人而不知所以為人其視人也卑矣知有道而不知所以為道其視道也淺矣吾以為是皆不可一日離乎仁也仁也者原乎天而渾然者流于於穆之表無一理之不具也賦乎人而秩然者具于恒性之內亦無一理之不備也故人知有形有氣者人而仁固立乎形氣之先宰乎形氣之內矣不得乎此則

陸龍其

重仁字說亦是第如此人道並起似有

可反以仁釋人字否

本末皆見

形氣皆虛是形氣非人而此則所以為人也人知有知有覺者人而仁固蘊乎知覺之前主乎知覺之中矣不得乎此則知覺皆虛是知覺非人而此則所以為人也此而不知求亦何以為人此而不知求而欲無背乎道焉又何以為道也哉夫道非他也自人與仁分而言之仁離于人而仁之理虛而無所寄固無以為道人離于仁而人之身虛而無所本亦無以為道自人與仁合而言之合于靜存之時見人不見道而道之體以立合于動發之時見仁即見道而道之用以彰故君臣父子之交無非道則無非仁之著見也一違乎仁而綱常皆具文矣而謂言道可不言仁也耶動容周旋之際無非道則無非仁之流行也一違乎仁而節文皆偽飾矣而謂言仁非即所以言道也耶知人之必本乎仁則為人者不可一日不求仁矣知道之必原乎仁則求道者不可一日不求仁矣彼放而不求者何哉

切寔也者也語亦躍然

以分形合明白

道字中看出

仁字鑿然不混

帶自得

言字輕

此章大意是解釋仁道二字歸重人身為正從來名作有重仁字者有重道字者有重人字者重仁見此理本然親切重人見責重踐形意朱子兩下互說正是合字之旨故二說皆可若重道則是倒說非本義也言字固重然論之如是體之亦如是非有二也以仁之理合于人之身有人倫日用之事即為君臣父子之道人不合仁無從為道不合仁與人亦無從言道也至講章謂上句未有合意至下句方

合之以見所以為道其說極支離韓求仲遂謂首句便自合矣何必屋上架屋其儱侗更甚仁也者人也此句說道理自然人必合之而後為道必合而言之而後明其為道首句中連合字也說不得此作亦主仁字而人字道字分際處極其明確言道體道兩邊皆見無一語離溢匠心最密

仁也者　陸

口之於味　全　黃永

歲性命之辨可以知所重矣夫不可為者命之當安可為者性之當盡君子辨之人何所托哉且人一身而理氣備焉徇私者從氣而克念者從理此性命之說所由不一也而一以君子秉理之心則皆為吾用蓋性命二者均之有理與氣焉其屬氣者性生于人之有餘命生于天之不足人易深而吾淺之天易淺而吾深之御之之道必有所矯也而共歸於無妄其屬理者聽之天而為命聽之人而為性聽之天者權予天聽之人者權予已全之之道非有所加也而各任其自然故世所謂性則味色聲臭之於安佚是也世所謂命則仁義禮智之本于天道是也

（竟○將○兩○性○兩○命○橫○分○作○理○氣）
（兩○比○全○題○總○會○盡○解）
（深○入○理○窟○中○語○不○是○老○之○性○命○當○談）

而君子則異是原夫匹士以及王公至嗇者不能踰分而干至豐者亦不得背道以逞冥冥者誰無以制之而外命而言性者于所當力或援命以自阻至人心之易危則嗜慾不能退聽而姑恣之曰性以為性則莫得而禁也性固有莫得而禁者而此果莫禁也耶君子曰慆淫之漸不可滋也吾惟安焉已耳而人謂君子之得于性者本澹曷澹哉澹之以不可必者而已若夫上詰以及顓蒙我有至厚必不可虧人雖至薄非不可感存存者孰得而範之而廢性而言命者于所欲得恒任性以妄求至道心之易欲則艱苦不樂有為而姑慰之曰命以為命則莫得而強也命固有莫得而強者而此果莫強也耶君子曰繼善之良非有擇也吾第勉焉已耳而人謂君子之受于命者素優曷優哉優之以毋自菲者而已蓋忍于有一之需者專勵于無窮之業故以彼為命必不以此為命也要之德積而享其報福集而心以開安命非不造命也則天亦無終定之數深于天機之樂者無營于外物之資故以此為性必不以彼為性也要之私驟遏而反以傷和形得養而可以載道盡性非不遂性也則人亦有可用之情通乎此而性命又何弗一哉

此題鬆快易樸茂難得講說氣易得古文氣難非真見理解不能如許從容曲鬯也

只有一箇命

只有一箇性

口之於味　全

惟君子不言性命、惟君子可言性命也、夫性制於命、而性得、命伸於性、而命得矣、斯為盡性盡命之學與、嘗謂、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與我而後、即併其宰制乎天者而亦與之矣、故有生而來皆人事也、雖然、因任者易為力、宰制者難為功、故同焉並生俱囿於情質之中、惟君子能出其材力以自持於天人之際焉、今夫性何以名、命何以名、命從乎天之所與、勢不能有人而無天、性從乎人之所受、勢不能有天而無人、則天人之相附也久、乃盡人而不得其正者何也、重於言性而輕于言命、重於言命即輕于言性、天人之故昧而輕重之衡失也、如口目耳鼻

只重理一邊

即檢定謂字講

頓宕蒼翠

落二寫出大意却居要

口之　黃

四肢之各就所便也以為非性則墮體骸形之流得而托之矣然古之至人視聽形乎動靜貌言應乎雨暘非即此口目耳鼻四肢與而胡以天有異則命之說出而勝之雖命之說亦有時不可恃然物之誘我者無盡吾之緣物者何窮非制之於此不幾多有性之累乎命得而性始得命失而性亦失誠有命焉不可誣也乃命常不勝夫性者何也吾持其命之說曰有命彼持其性之說曰謂性也惟君子謂降衷之性非今日所可恃也故君子不謂性非以柳性也正所以全性也如仁義禮智天道之各依於人也以為非命則醇疵偏全之數又何自起乎然古之至人五倫之美不缺天人之故可通非均此仁義禮智天道與而明以無遺憾則性之說出而勝之雖性之說亦有時不可恃然理之成乎人者易知而人之憑乎理者難知非力以從事不幾多有命之累乎性著而命始著性微而命始微洵有性焉不可諉也乃性常不勝夫命者何也吾主乎性之說曰有性人主乎命之說曰謂命也惟君子謂遭然之命非生人所可憑也故君子不謂命非以置命也正所以立命也

此章專為當時談性命者如告子一流竟以氣即是理一滾說去不復知其分處其弊至以人欲為天理如今日之講學者兩：開說分明君子不謂：字極重通篇謂字發揮已得要害而轉折處用筆剛硬不減鐵畫銀鉤

口之　朱

口之於味　全　劉昌言

大賢明性命之學、以君子為斷而已、蓋言性則命在、言命則性亦在、君子兩有不謂、而性命之說乃全哉、今夫性命之理一也、而命則存乎天、性則存乎人矣、何也、天之所定、人不得而強、則不必有求多于天之心、人之所定、天亦不得而強、則不容有輕棄乎人之事、人必明乎天人之故、而後性命各得而正也、試言之、人孰無性、而有情欲之性、即有理義之性、人惟于情欲言性、於理義不言性、而性斯隱矣、是必合命以相衡、以性之得為者歸性、性之不得為者歸命、而性之說始定、人孰無命、而有人事之命、即有氣數之命、人惟于人事言命、于氣數不言命、而命斯

（下語分明）

（極情邃語能以淺豁出之）

隱矣是必統性以相攷以命之得主者予命〻之不得主者予性而命之說始定即如口目耳鼻四肢人皆曰性吾何必不言性然性無異則數者亦宜無異夫何豐與嗇有難齊而約與樂有殊遇也則是能欲者性而欲之得遂與不得遂有命焉所以君子盡性之學無事不致其精詳而獨不精詳于嗜欲蓋恐以命亂性則命為無權惟斷乎不謂性而後知可致者性不可致者命生人之大欲其委而聽之無定之命也哉至若仁義禮智聖人皆曰命吾何必不曰命然命靡常則數者亦宜靡常夫何順與逆有各盡之道而常與變有共致之理也則是能制者命而制之或受或不受有性焉所以君子安命之心無時不見其澹漠而獨不澹漠于名義蓋恐以性淆命則性為可輕惟斷乎不謂命而後知難求者命可求者性生平之心力其舉而屬之固有之性也哉蓋性一也欲伸性以言性何先詘性以言性不知以命言性則性之全體不彰而性之大用亦不見惟舉命以制性乃得專于性以求性其詘性也正以伸性也命亦一也既順命以言命何更抑命以言命不知以性為命則命之主宰不昭而命之流行亦不著惟舉性以造命乃得安乎命以受命其抑命也又正以順命也言性命者其知之

讀孟子此章方知程朱理氣分合之義的確不可移易文能劈頭提清此旨下只清淺着筆皆洞中筋髓有快馬輕刀橫行砍陣之樂

口之於　劉

聖人之於天道也　　李德高

繇人以合天可觀聖人之能事矣夫人之聖者天道偏焉然以尚不窮之數而觀克盡之權不較著耶且事之在天者無之可縱也而理之在人者無之可遺也偏舉之而偏見焉全舉之而全見焉人且因彝常之多缺而懿德之有虧也幽其故而詭之天雖其詞而托之聖吾故并列之以示天下仁義禮智道也道有可知有不可知不可知天也然天而合竟合矣天而離竟離矣不可知者未始不如仁義禮智之不可詭也父子君臣賓主賢者人也人有可為有不可為不可為聖也然聖而同竟同矣聖而異竟異矣不可為者未始不如父子君臣賓主賢者之不

（此句與上數句平列義却不同）

（按如王樹臨晏前）

可託也今夫道凡人皆有之而凡人皆為之也而天道則非凡人皆有之而凡人皆為之也舉而歸之聖人以為是道之固然也夫固然之事何與於人哉而何以無心中之而有所不能外有意求之而有所不得辭千百世上下言天道者必歸之聖人言聖人者必衷之天道而交繫於其間而不失也且夫道聖人皆為之而聖人皆盡之也而天道則聖人皆為之而聖人不皆盡之也極而至於天道以為雖聖人無如何也夫無如何之事不亦可聽之道哉而何以天若賦之而予聖以不自主聖若企之而予天以克自全千百世上下不曰天道之於聖人而曰聖人之於天道而專責于其躬而不疑也嘗觀之於易矣一聖人安坐而

（義禮智有別）（出天道確方與上仁）（語氣却在空際擲棹）（之作）（一字悖跳）（一氣包舉）（二義奇而確）

辨一畫之傳何其盛也一聖人憂患而演明夷之卦何其衰也天既為道而生聖人曷為〻聖人而靳道而聖人終不以盛而矜衰而沮者豈天道于不論不議之條何為也哉嘗觀之於書矣前之聖人端拜而受之河洛之間何其隆也後之聖人顛蹷而陳之賓臣之列何其汚也天既生聖人而畀以道豈不為道而私聖人而聖人必不以隆而隆汚而汚者遺天道以帝升王降之憾何為也哉豈非命不可恃而性不可不盡也哉

（直舉本句）（妙仍虛遂）

從來作者只取得命也句此文始兼取有性不謂命意可謂巧勝矣然其不及古人處正在此巧勝也試以此法做仁義禮三句自通不

去矣而一種靈顯排遏之奇自不可沒○後來摹者無不并取下三句然皆說煞并孟子不消更有下文矣此文妙訣都是空中筋斗不曾說煞

聖人之　唐

命也有性　二句　　笪重光

伸性以抑命亦可矯謂命之說矣夫命固有異者然有性焉盡性之君子所以必矯天下之謂命者也且論性命之理原合一而未可偏舉者也第人有諉命之心遂于兩存之中而有偏舉之說吾亦不必執乎說之兩存者也亦且與之偏任其理其寔性盡而命亦因以立則吾之說偏而未始不全者也如人方言性而矯乎世之言性者莫不曰此安命之君子也然窮達之命宜安勞佚之命宜安設併我生賢愚之命而亦安之是守分之人原自庸愚無足有為之人也惡乎可如人方衡命而斷制乎我之所為命者莫不曰此節性之君子也然嗜欲之性宜節情

（亦人意所到必能有此明快）

生之性宜節設并我性無盡之理而亦節之是淡漠之人竟難語于旋轉地天之力也又惡乎可故由仁義禮智天道觀之前此言安命而此命不可安前此言節性而此性非所語于節又以伸吾重性之說者也命一懸于氣質天下唯氣質之卑者偏言命為藉辭以謝乎高者也若使藉辭以謝乎高者必各異其性而後可無如命中之高者卑者則同此有性焉又何以謝也且屬夫命所得主之性雖有性亦輕若出于命所不得主之性則有性固重而仍處以順命之心可乎君子見夫性之權重而命之權又輕則轉以不謂性者而不謂命然矣命一懸于氣數天下惟氣數之塞者好言命為託此以無媿乎通者也若可託此以無

（巢由務光不濟事為此）（確論）（只借上性字襯托出來）

媿乎通者必人限一性而後可無如命中之通者塞者則共一有性焉中豈無所媿者耶且其人既不欲與命爭而求遂其不得之性何至不敢與命爭而并不遂其當得之性而仍與嗜好之性一視之可乎君子以為惟聖人可以知命而學者第與言性則矯乎世所謂命者而獨不謂命然矣且氣質之命天也言天而不言人是以有聖凡一定之論而舉世莫策其修能不知美麗紛綸之後繼善之初體猶存重以教天下之復性正所以教天下之立命抑氣數之命數也言數而不言理是以有奇險莫必之遭而庸材莫施其補救不知哀號哭順之中維挽之深心獨至所以造命之聖固無難于見性而尊性之賢然後可以至命

（更透闢）（性命其）（寔是一）

曷不衷諸君子

孟子一部書只是有性不謂命佛老荀楊都見不透此所以亂道後來昌黎為性有三品之說雖稍近理然到底只說得氣質之性耳得此奇文雄辨覺于程朱之說分外精明

命也　笠

善養心者損其累心者焉夫欲從心生而還以累心善養者亦授之以寡而可矣且夫心變而日出者也安所遁以虛哉使其為虛寂也退而謹守之已非易矣惟有必不容已之情而又操交相累之勢所貴日用之而日不為所用日親之而日不與相親耳養心豈無術歟夫建于神者命理不命欲則欲殆從身聲也然身之獻心也甚甘甘則不免徇之（非寡體驗人不能道）身猶各守一官之好而心且并衆體之嗜矣居于中者制欲不從欲則欲殆從物引也然物之投心也甚親親則不覺迎之物猶接心而始感（實亦難）心且不待接物而出求矣故心生于欲亦息于欲而欲托于心還節于

心養心誠莫善寡欲者孔靜者心之體而用不能無動靜則慕悅隱而
（欲上無心間移）
（利隨寔無可如何）
德義亦隱動則德義生而慕悅亦生于是以寧一之衷而種種搖之矣
道莫如約凡欲之來皆求伏之伏之甚而心愈靜伏之甚而心愈尊也
以斯言養所謂操其必勝之法爾至虛者心之始而後不能無受虛則
惡不名也善亦不名受則善可見也而惡亦隨見于是以清明之質而
在在眩之矣事莫如儉凡欲之止皆求充之充之至而心益虛充之至
（的確）
心益泰也以斯言養所謂握其最上之圖爾蓋心不可太逸而亦何
必其太苦太逸則縱縱則欲流太苦則畏畏及欲起惟嘗予以退然之
（直注雖有不存焉者寡矣）
移故可使吾心有甚甘之理而不見天下有可好之欲抑心不可恒順
而亦何可以恒逆恒順則安安則因便而欲生恒逆則困困則積慈而
（融會周子朱子之說而出之毫無道篇）
謀欲惟恒持其澹足之素故始之見理不見欲無疑理于欲而久之見
理亦見欲并可化欲于理紛至者日增之勢我操其不可尚故雖攻而
不克是養心處欲之先者也然物情者又日緣之勢我予以有可入故
欲靜而甚難是寡欲又處養心之先者也苟如是不誠善矣乎
須知口鼻耳目四肢渾是一團天理纔說欲便是不好此與虞書人
心不同故周子之說謂當寡之又寡以至于無而朱子又曰只漸減
少便存得此心則周子之說固精而朱子之說又較密文能融浹言
之

由堯舜至　全　王庭

大賢歷承前聖之傳、疑之而不得也、蓋道之未墜、代有傳人、上自堯舜、下至孔子、生其後者、又何疑于知之有自歟、且世之從事于學者多矣、謂其人將有以接乎古聖人之傳、其顧而自信者有幾哉、即古之為聖人者亦多矣、從千百年之後、有以擇而取之而得數人焉、為之考其源流、區其大小、而又有以決其所傳之不沒、其能不惑者抑鮮也、生乎吾前、厥有孔子吾師乎、孔子殺人、固湯之孫也、而稱者以為祖述堯舜、至在茲未喪之文、又稱文王、蓋其道存焉耳、吾茲為之說曰、孔子之道非孔子之道而堯舜湯文之道也、又非獨堯舜湯文之道而亦禹皋尹萊

（盡○荒○大○意○好○）（有○照○）（而○句○已○扶○）（攝○全○幸○筆○力○矯○絕○）

養心　胡

望散諸人之道也以禹皋尹萊望散諸人承之也親而得之也易則孔子不如以孔子德之全也大而統之居也正則禹皋尹萊望散諸人人不如吾乃得而直斷之曰由堯舜至湯由湯至文王由文王至孔子也則人為之說曰孔子之道前之為堯舜湯文而後之決不為堯舜湯文其執也又非獨不為堯舜湯文而并不為禹皋尹萊散望又其執也孔子之前無孔子而孔子難孔子之後有似孔子而不可必其為孔子而孔子憂夫堯舜為天子湯則諸侯而升之文王位在西伯即至禹皋以下皆卿相之傑然者迨降之孔子而始以匹夫聞匹夫無可降矣卑位者不待于昌朗退心者無擇于近里以聖人之世與其易論之動人之疑即在此階乎吾之不得為孔子也猶幸吾之不為孔子而時又無孔子其人者則未可謂之竟無有也夫孔子以前由五百年而至者大鄭屬之聞知其時之見者不敢也見治日聞治耳長耳而短目既有所不許抑聞數獨見數多簡多而陰獨亦有所難安然是二者之中有可必者有不可必者堯舜能必得禹皋而不能必之湯湯能必得尹萊而不能必之文文能必得望散而不能必之孔子懸情曠代以上虞廢墜而初無孤危維數當其盛而難繼且是二者之中有有待者有無待者禹皋以待堯舜而湯不待禹皋尹萊以待湯而文不待尹萊望散以待文而孔子不待望散生身隔世之後謝羽翼而專言主持必智過其前為

可承嗚呼此孔子之所以思傳人而不得也

孟子生平願學孔子至是已得其傳寔有不得而辭焉者故雖歷叙羣聖而語氣只重在末節也遊行自如不可捉搦有赤手捕蛇神力

由堯　王

邇見聞於古君臣至師道而統集矣夫聞知則皆若而見知則皆至至孔子而變于君臣之局矣大哉孔子其以開無窮之見聞者乎孟子系而贊之曰以吾儒紹天地生人之意而開宗明道以覺斯世則並傳此一知矣然斯事任大而流遠古之聖人得與于斯者其道亦本于天亦本于心未之或異也本于天者太極動靜之機於穆流行之命一息不容或間也若夫氣數之乘除則有遷流不能無聚散故必以年歲為斷矣本于心者天人一貫之理盡心致命之妙聖賢不能以示人也然而道法之昭垂有隱顯則必有源流是當定聞見為宗矣是故軒羲而上

（覺元會運世之說猶有疎漏）

（聞知見知確自有）

（授受源流雖孔子不自居開創）

夏不可綴以刪書斷自唐虞之法定之必由堯舜始矣且律以祖功宗德之義則舜于堯亦可云見知而乃迨稱堯舜者所以開禹皋陶也後五百餘年而始有湯禹皋陶豈必為湯授湯即無禹皋陶寧不可接堯舜且當日先湯而見堯舜者固不止禹皋陶也然千世後遡統者必一以為見而知之一以為聞而知之此固有心相證焉者而未可拘論也湯之後五百餘年而有文王見湯者伊尹萊朱也伊尹萊朱寧必為文授文即無伊萊寧不可接湯以接堯舜且當日先文王而見湯者固不止伊尹萊朱也而千世下遡統者必一以為見而知之一以為聞而知之此亦有心相傳焉而未可拘論也然是皆君也相也皆承天命而建人極故可當五百年之昌運者也乃由文王至孔子則匹夫耳五百之期何居乎而要以其知斷之也孔子之知文王寧必待太公望散宜生之翼傳乎且當日志在周公憲在武王寧僅此兩人之為承文謨也然而自今日而遡統則必一以為見而知之一以為聞而知之此人有其心相繩焉而未可以拘論也然則觀天不若觀心之為真也天道必待五百年而後降苟過乎五百未及乎五百者斯人皆可曰大道非吾任乎抑見聖不若見心之為信也聖道必親炙而後可聞苟一聖既往一聖未來之際何人為前後之托哉吾是以排徊于由孔子而後也

聖人每五百年一興天地氣運使然顧天地之氣運亦有厚薄堯舜

湯文皆在上位是值氣運厚時及周之衰孔子不王是值氣運薄時天地反承受聖人不起耳○見知聞知之分大段有不可曉朱子謂以同時言之則斯道之統臣當以君為主以異世言之則斯道之傳後聖當以前聖為師大義已盡近時講學必系師傳正墜異端密室傅帕之習不過以此為標榜招牌耳實與聖學無干學者不為其所惑可也要知上幾節文勢直注末二句是孟子歎道統之無屬而隱然有自任之意文于此際看透奮筆疾書却又自然圓渾

由堯　徐